

凤凰山

都市慢生活

巴山夜雨

08

2023年4月14日

星期五

邮箱:
3213456266@qq.com□主编:郝良
□编辑:王万礼
□美编:杨蕙菱

早春时节,寒冷没有完全消退,等待了一个冬的村民就急不可耐,纷纷把牛粪、猪粪挑到田里,撒均匀,紧接着就一个个来找我爸犁田,因为村里只有我家有大水牛,这头水牛是我家跟姑爷家共同所有。

我家像过节一样,很热闹,爸爸神气十足,能接到很多根过滤嘴香烟。我也觉得很有面子。

我终于长到十五六岁了,个子比爸爸高了一截,爸爸说:应该学犁田了,会犁田这门手艺,不管哪个朝代,总有口饭吃。你伯伯的儿子,华哥哥就是在我这里学会了犁田,你看现在讨了堂客,日子过得多美。

老抽水机泵房下面有丘长方形田,面积只有三分,水不深,田土泡得松软,适合教新手。

犁田第一步,赶着水牛从田埂边“开犁土”,就像几何老师在黑板上画最大的内圆,这是试犁。

白光闪闪的犁铧不能插入田里过深,水牛吃不消,背不起牛轭。一天犁田好几亩,牛颈部磨损厉害,牛脾气就会上来。但是犁铧插入如果过浅,牛是轻松了,田土没有深耕,没有肥力,庄稼蔫头耷脑,影响收成。

“开犁土”很重要,等于是定下了标准,后续都是按这个手法走。这样赶着牛一圈一圈,犁铧翻出一片片泥坯子,直到牛和人转圆慢慢变小,到最后变成床垫大小,整丘田犁完。这点尾巴只能用锄头挖,翻土。

爸爸刚开了犁土后,对着牛喊了一声,

牛就立刻停在那里。我过去接替爸爸,扶木犁的把手,左手是牛絛,右手是犁把手和驱牛的长竹枝。

平常和我很是亲热的水牛竟然不配合,也许对我太了解,觉得我犁田会让它遭罪,它干脆独自拖着犁,走得飞快,不让我扶住,木犁根本插不进泥土,爸爸叫我用力抬起木犁的长把手,我正在想怎么用力,平常看爸爸赶牛犁田轻松得很,没想到犁这么重,根本不受控制。水牛故意刁难我,还发出叫声,警告我,不要靠近,根本不像爸爸使唤它一样,规规矩矩。

爸爸喊声越来越大,我也更加紧张,累出一身汗,牛一只蹄子踩住了牛轭和木犁连接的铁链,陷进蹄子缝隙,半天出不来。我满脸通红,不知所措。

爸爸叹了一口气说:算了,不学了。

我至今没有学会犁田。

爸爸使用的农具、干的农活,有很多我不会。

除了犁田,我播种育秧也不晓得;我不会治虫,就是背个喷雾器,在稻田里喷农药杀死害虫;不会烧火土灰;不会整红薯种窝,要想种红薯长出苗子,必须给种红薯一个肥沃的窝,主要是猪粪做的堆肥,这玩意儿挺麻烦,春天气温低还要盖薄膜。反正麻烦事,我一概不做。

这也不会那也不会,我做一个农民根本不合格,水牛深知这一点,尽管我每天放学回来放牛,水牛也不给我面子,有一天水牛盯着我,好像在说:

“强子,你不放我去河边吃草,顶多挨饿,你不会犁田,在我屁股后面瞎胡闹,我不会让你,犁田是神圣的,你去看三皇五帝,他们不是拿着权杖而是犁耙和铧。”

一个又一个春天堆积起来了。带给爸爸无限荣光的犁田手艺,在我这里没有接下去。

村里的田土荒芜了。

就算以前,种田土的村里人中,懂犁耙的农人其实不多。犁田耙田是体力活加技术活。

犁田后,还要耙田,大土坯用三四米铁耙的耙齿整碎,最后用五六米的木耙,爸爸叫“大耙”,平整水田,要做到田平如镜,泥烂如浆。无论犁田还是耙田都是人驱赶牛完成工作,人和牛要配合好,人必须懂技巧。配合得不好,水牛暴怒,走到高坎下,一个转身,牛角插进犁田人肠肚,取其性命。

爸爸的宝贝犁耙取下金属部分,卖到了废品回收站,同废铜烂铁丢一起了。木质部分也变成了火焰。

爸爸十分心痛,陪伴了他多年的农具呀,犁田和耙田的日子铺满了他整个的快活青春和中年岁月。

爸爸说外公当年就是看中爸爸能驾驭最快的水牛犁田,又快又好,便力排众议把妈妈许配给穷困潦倒的他。当时犁田的爸爸不认识准岳父,回家对奶奶说:“妈妈,今天田坎上来了一个人,看我犁田看了半天,很奇怪。”

光荣属于过去,现在犁耙留着也没用呀,我不会使用,爸爸也用不动它们了。让它们生锈、腐烂,不如变成钱和柴火。

在我漫长的一生中因为没有学会犁田,失去了很多机会,日子过得紧巴,我没有通过犁田锻炼,做其他事情总缺点耐心,底气不足,不伦不类,不愿卖力,马马虎虎,最后还影响到我发育,影响到我结婚,我四十多岁才有孩子。

现在我害怕看到水牛,尽管我们曾经是那样好的朋友。如果我天分好点,那天水牛心情也好,欢迎我在后面扯着牛絛,驱赶它,它欢快地小跑背着牛轭,多好,我能平整出无数适合种植的肥沃田土。成为爸爸一样的人,站在万人中央,感受万丈荣光。

我多次梦见自己像爸爸一样会犁田,赶着最快的水牛在春天无数的紫云英中驰骋,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自信又从容,我的生活里没有任何苟且和低声下气。

又到了春耕季节,我默然嘀咕一声:要是我会犁田多好呀!



圆坝子的圆,是时光安静的堆砌(外一首)

□西北望

在圆坝子,十重老宅深院
挽紧时光的轡头,固守一隅
百年孕育的定力,如凹凸的青石板
裂纹密布,依然胶着一体

风翻过瓦隙和雕窗
在蛛网和燕窝之间留连,偶尔
也舔一舔木柱头上大红的春联

阳光如一匹看家狗慵懒地蜷在院坝中
石碾蹲在院角,深深浅浅的齿轮
噙满了农家酸甜苦辣的传说。墙脚
刨食的柴鸡和闲庭信步的土狗
对一群不速之客视若无睹

一位精明的年轻人驱动一台
装满混凝土的“爬山虎”,在一幢幢

木架子瓦房间穿梭,试图为新与旧
撮合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理由

梨花的白和油菜花的黄还在暗中较劲
倨傲的青杏已骑着枝头摇曳不停

冬水洞瀑布

切入。弥合
再切入。再弥合
一匹闪电与一块翡翠的战争
夜以继日,无休无止

要有多大的仇
多少的爱,才能
勾兑出震耳欲聋的共鸣

阳光
一半在百年的黄莲木下
拐弯
向着黄金坪奔去
留在树桩的另一半
陪着火棘蜕下的芽衣
被山花包裹
拴住一行拜谒踏青的心

蜜蜂
扑向舒家碾妩媚的芍药花
蝴蝶
在石全寨
为即将饱满的春不停鼓掌
红嘴鹤
衔一颗初熟的樱桃
逗趣农家檐口下盘泥筑巢
的燕

这个四月
我在黄金坪村
俯瞰或者仰望
浮想联翩

四月的黄金坪村

□向伯川